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質疑　卷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王焜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質疑　　春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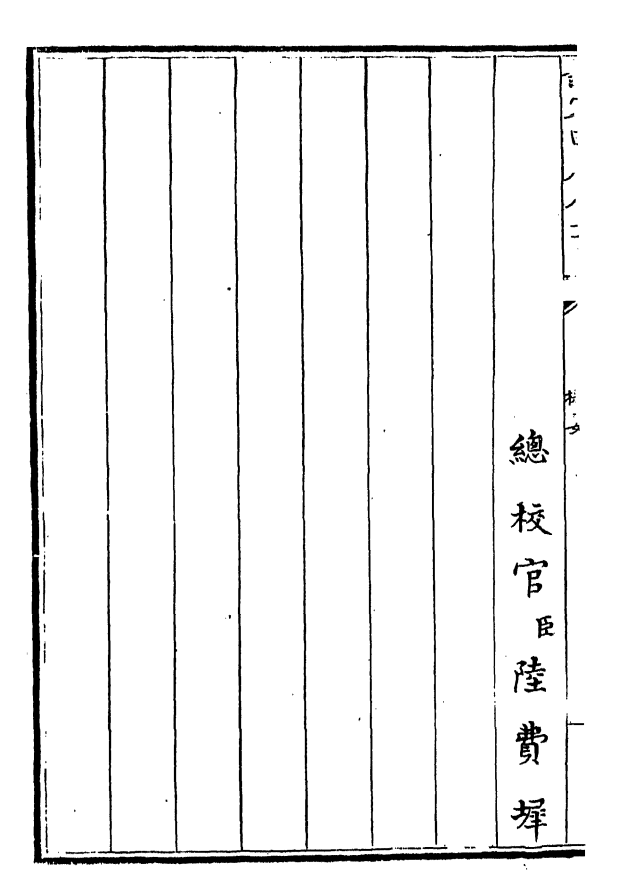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質疑十二卷明楊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此書之旨以胡安國春秋傳意主納牖褒諱抑損不無附會於春秋大義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採或駁亦不能悉當因為條

摘論列之如胡氏謂春王正月乃以夏時冠周月于庭則引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其祖證日至之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為正月又胡氏謂經不書公即位為未請命於王于庭則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據此則錫命皆在即位之後數

年或數月可知前此之未嘗請命而皆書即位胡說未可通又胡氏以從祀先公為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于庭則謂季氏斬昭公不得從祀其事不見於三傳至馮山始創言之胡氏不免於輕信凡此之類議論多精確可取固非妄攻先儒肆為異說者比也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質疑原序

自公羊氏穀梁氏出而左氏絀自胡氏列之學官而公穀亦絀然其徵事不于盲史乎其豢訂不于二氏乎而若之何華衮也斧鉞也一切尸祝胡氏而已敢置一吻也蓋孔子晚而作春秋其微者使弗知也即知之弗使告也而七十子竊聞之則退而私論之盲史掌故而高與赤亦西河之徒也耳而目之而猶以為如天地之摹繪焉而不得而況乎生于千百世之下而姑臆之乎胡

氏矻矻摘三傳之類而擷其華語多創獲其于筆削之義邇矣然其議論務異而其責人近苛閒有勦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為叔服公孫會自鄸出奔之類是也亦有自為之說而失之者卒諸侯别于内而以為不與其為諸侯滕自降稱而以為朝桓得貶之類是也庭少而受讀甞竊疑之歸田之暇益得臚列而虗心榷焉榷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則筆而識之而質疑所繇編矣博士家謂三傳出而春秋散而胡氏執牛耳也呂

不常懸書于市而詔之曰更一字者予千金此必不得之數也夫既列胡氏于學官而喋左公穀之口是懸之市也既懸之市而余猶置一吻于其間是吾家子雲老不曉事而恨不手不常之金以歸也葢漢人之祀天也以牛夷人之祀天也以馬而天固蒼蒼也祀以牛以馬不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聖人而執胡氏誚左公穀是祀天而或以牛或以馬也茲余所繇疑也萬歴己亥春王正月穀旦楊于庭序

宋王荆公疑春秋經筵不以講學宫不以列萬世非之荆公疑其所以治春秋者耳春秋孔子之刑書筆則筆削則削雖其門人弟子文學如游夏不使贊一辭平居之雅言不及焉必其鈇鉞華衮之微旨有未易以語人者而安在其後世諸儒盡管窺之而蠡測之也漢元康甘露之間名名儒大議殿中平公穀異同宗公羊者詘穀梁尊穀梁者亦詘公羊賈長沙獨訓故左氏傳中壘校尉歆篤好之白左氏春秋可立至移書太常責讓其

屈三者遞興廢然左氏不得與公穀並重矣荆公之時胡氏書未出彼其睹漢以前儒為公穀氏之學者或用以繩下或傅為峻文雖以董江都之賢治公羊與胡母生同業不免于菑異事應之說而張禹之善左氏其流為陳欽子佚以授王莽陰移漢祚其心竊非之是以敢罷去之而不顧疑其治春秋者而并以廢孔氏之春秋此荆公之大失也葢至胡氏之學興而三傳第廢矣非胡氏之能廢三傳也左氏詳於事而畧於義後世讀之

者第好其文而已公與穀則不幸而出於漢世也吾以為左丘明生魯春秋之時與夫子同恥又身掌國史典故其所著書即於義例未甚明于事故詳其譔述當不至大謬公穀及夫子之門人沿流得之子夏蓋亦有傳授者義例之興于左氏烈矣至其二家之互相牴牾則榮廣眭孟之徒為之也胡康侯當宋南渡之世折衷春秋傳以進其意主於納牖褒諱抑損不無附會焉核非不精而精或以鑿裁非不嚴而嚴或以拘其炳大義者

固多其不盡符者亦有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事則齊桓晉文文則史義則竊取之矣據事於文左氏是已公穀義之所由興也但孟氏稱天子之事諸儒稱孔子匹夫之事孟氏不言假南面之權諸儒言孔子假之夏時冠月之類不啻多矣故其書之所可疑者衆也孔門惟子夏可與言詩詩序子夏之所作也宋儒黜以為非子夏之所作也三百篇之詩無淫者詩序廢而詩有淫矣何者序亦不幸而出於漢

世也則又何論公穀乎魯魚亥豕其訛相似其誤不遠郢書燕燭解之愈精失之愈甚矣楊先生於六籍靡所不窺讀春秋間不滿胡氏説輙置疑焉彚而成帙以質四方楊先生者春秋之孝子公穀之慈孫而胡康侯氏之忠臣也余故弁而論之以為麟經鼓吹云萬歴庚子五月穀旦邱應和序

春秋質疑

凡例

一今代表章胡氏余讀之而當于心者不述述余疑者

一凡左公穀之說胡氏採之而當于余與夫駁之而當于余兩不述余述夫採之駁之而疑者

一義不係褒貶而其事可以證古今觸議論者述

一四傳語殊雖義不係褒貶而其紕而可摘者述

春秋質疑卷一

明 楊于庭 撰

隱公

春王正月上

胡氏曰周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建子非春乃以夏時冠周月者此所謂行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也余曰非也藉令建子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為

春則胡氏之說非也若但以子丑之月為歲首而仍以寅為春則胡氏之說亦非也何言乎以子丑之月為春而胡氏之說非也史伯璿曰行夏之時時者兼春夏秋冬而言之者也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異于夏則又何必曰行夏之時哉余按果如此說則是周人建子即以子為春而所謂春王正月者乃孔子從周而不變而杜

預所謂所用之歴即周正者此也安在其行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乎故曰建子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為春則胡氏之說非也何言乎以寅為春而胡氏之說亦非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沈曰商建丑故以十二月為正三代雖正朔不同然至于紀月之數皆以寅為首非獨蔡沈有是論也胡氏亦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

易也建子非春明矣愚按果如此言是周人雖以子爲歲首而至于春夏秋冬則未嘗不以寅爲序初非以冬爲春春爲夏夏爲秋秋爲冬也至仲尼作春秋乃冠夏時于周月之上而以冬爲春是本欲行夏之時而反紊亂天地四時之序大不若建子建丑而仍以寅爲春者之爲妥矣故曰以寅爲春而胡氏之說亦非也然余嘗考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註曰冬至也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桓十有四年春正月戍

元年二月無氷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皆以為災而特書之則信乎以十一月為正月矣總之以冬為春者乃魯史從周而聖人因之而不變正所謂今用之吾從周者也至于告顔子以行夏之時則又斟酌百王所謂其有志焉而未之逮者與此正不相妨也以為冠夏時于周月之上則鑿矣

春王正月中

或問于余曰夏時冠周正此非獨胡氏之言而程子之

言也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余應之曰理有不可從者尚書序漢儒以為孔子所作今猶議之況程子乎夫春王正月此夏正之十一月也以十一月為正月而遂以為春此周正也魯人世遵之者也非本無此事而孔子創為之者也何以明其然也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其祖夫日至者冬至也七月日至者夏至也魯本以季

夏六月禘至孟獻子改為七月故又曰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則是魯人明以建巳之月為季夏矣既以建巳之月為季夏則建子非春而何故曰以冬為春此周正也魯人世遵之非孔子創為之者也十一月可以為春乎曰何不可也春之為言蠢也萬物蠢蠢然動也一陽初生管灰吹動即以為春何不可也總之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以故三代迭用之然非自三代始也甘誓曰怠棄三正則自唐虞以前固有建子建丑者矣

特以歷起于子丑終不如建寅者為盡善故孔子獨取夏時焉而非謂建子丑為不可也惟秦以建亥為歲首則不過區區厭勝之術而其去三正之義遠矣或曰與其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則以夏時冠周正不亦可乎余應之曰行夏之時此平日論為邦則然非謂纂修國史可遽改也信如胡氏之說使聖人修輿服志改周輅為殷輅乎脩禮樂書改武舞為韶舞乎春秋一書本為亂臣賊子而作所紀之王周王也所列之諸侯周諸

侯也所用之正朔周正朔也若以夏時冠于周月之上是先并時王冬春之序而黜之而已之無王亦已甚矣又何以討亂臣賊子乎

春王正月下

春秋尊王乎曰然曰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書法宜曰王四十九年春正月而今年用魯月用周者何也以是推之是年齊僖公祿父必自稱九年晉鄂侯郄必自稱二年曲沃莊伯鮮必自稱十有一年衛桓公完

必自稱十有三年蔡宣公考父必自稱二十有八年鄭莊公寤生必自稱二十有二年曹桓公終生必自稱三十有五年陳桓公鮑必自稱二十有三年杞武公必自稱二十有九年宋穆公和必自稱七年秦文公必自稱四十有四年楚武王熊通必自稱十有九年傳曰先王建萬國以親諸侯又曰周之初封千八百國夫千八百國必千八百元年也紛紛不同尚謂大一統歟余應之曰古者諸侯國必有史史必以其君即位之歲紀元元

年春正月者魯史也元年春王正月係之王者聖人之特筆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史也則皆以其國君紀元者也至如稱于天子曰朝曰聘稱于友邦曰聘曰朝曰盟曰會曰遇曰納幣曰胥命未有不用天子之正朔而紛紛自紀其元者何以明其然也皐鼬之盟將長蔡于衛也祝佗舉踐土之舊以爭之曰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夫觀異姓必列于同姓之後則其舉周正以號令諸侯

也審矣唯吴楚僣王則其盟會必有自紀其年而不用天子之正朔者此春秋所以亟斥之也歟

不書即位

穀梁之言是也按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禮諸侯不再娶仲子于惠公不過妾耳有文在手安知非附會乎而又安得遂以為夫人乎隱桓均之乎庶而隱公兄也桓公弟也立庶以長

桓公安得立隱公又安得成先君之志而欲與桓哉禮人子從治命不從亂命先君之欲與桓亂命也從亂命而遂以與桓此劉愷丁鴻區區之行聖人所不與也故不書即位胡氏謂上不稟命于天子故不書然春秋之書公即位者多矣豈曾稟命天子哉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崩

武氏子來求賻

褒救衛則王人子突以下士而書字貶歸賵則宰咺以

冢宰而書名春秋之予奪嚴矣然以天王之加禮于魯如此而比其崩也不奔其喪不會其葬恝然若行道之人焉于是武氏子求賻而魯若罔聞知也是尚有人心乎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求曰來求求賻交譏之也得其旨矣

宋公和卒

胡氏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而書卒者周室東遷諸侯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故聖人因其告喪特

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苛乎是棄灰于道者有刑耳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二百四十九年之間豈無一人請命于天子者而何以槩書卒也然則何居曰春秋魯史也內卒曰薨外諸侯卒曰卒

葬宋穆公

胡氏曰宋殤齊昭書弒不書葬討其賊也晉景公葬止公故不書諱其辱也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余曰

是也胡氏又曰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書葬治其罪也余曰非也桓公未葬而襄公會諸侯入春秋亦有陳子會温之例何至并其父葬而削之乎襄公成公並無大罪所云治其罪者何罪也然則三世不葬者何也桓公成公魯或不會或史失之襄公死于泓為中國諱也

葬衛桓公

胡氏曰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之不請于王而私

自謚爾余曰非也桓公父莊公莊公父武公即所謂抑戒睿聖者以是知衛之稱公久矣諸侯生從其爵卒則稱公此孝子慈孫之用心聖人所因而不革何謂請命不請命乎即使請命而天王亦不能以初封之爵稱之矣胡氏又曰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忠孝者不忍為也然嘗考之春秋衛侯完並無失德直以州吁有寵于先公而阻兵安忍其見弒也亦不幸耳豈有幽厲之惡而可以惡謚加之乎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使弟年來聘鄭伯使弟語來盟此亦據其事而書之非貶之也以為譏其有寵愛之私者鑿也

附錄

有文在手為魯夫人左氏之誣也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公羊之舛也然則隱何以不書即位曰吾從穀梁

邾儀父附庸也例稱字左氏以為貴之公羊以為與公盟而襃之穀梁以為男子之美稱失其旨矣

鄭伯克段于鄢左氏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噫備矣鄭伯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公穀皆以爲殺何據

宰咺歸賵仲子卒矣左氏以爲未薨豫凶事非也穀梁以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非之非也

入極造其國都也非滅也公穀以爲滅同姓非也無駭卒未賜族也以爲惡滅極而削其族尤非也

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聲子也然哀公之母定姒書卒

書葬聲子何以不書葬以是知其非聲子也天王崩

公羊以為天子記崩不記葬故不書則桓襄匡簡景

之志崩又志葬何也

鄭伯不王天下之惡一也而左氏曰周鄭交惡是夷

周于諸侯也甚矣其憒于冠履之分也

宋穆公舍其子而立與夷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

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君子曰否公羊氏曰

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衛人立晉惡其無王命父命而擅置其君也然當是時王命固絶望矣苟有父命則猶可也故于齊陳乞弑荼發之荼固有父景公之命也然亂倫干討則雖以父命不能抗王命故又于衛侯朔發之朔雖有父宣公之命而四國納之則聚王人救衛則褒以王命不與其為諸侯也然王命雖重苟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又于首止之盟發之以見天子之私愛可奪而大義不可揺此所謂大居正也

考仲子之宫曰仲子不與其為夫人也不與其為夫人則桓公之自以為當立與隱公之欲讓桓皆非也取郜取防左氏以為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噫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惡乎正入許而不取使大夫百里奉許叔居東偏左氏以為鄭莊公于是乎有禮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可謂知禮矣噫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惡乎知禮

春秋質疑卷一

春秋質疑卷二

明　楊于庭　撰

桓公

滕子來朝

滕侯爵也降而稱子胡氏以為朝弑君之賊而黜之非也自桓二年以至于定哀之世滕或卒或會或盟或來朝或會葬止稱子春秋之法惡惡止其身若以為朝桓

得與何故并其二百餘年之子孫而盡削之乎則聖人亦太苛矣然則書滕子者何也曰滕本小國自入桓以來其君不能用侯禮自比子男故聖人因而稱子亦如杞伯用夷禮稱杞子也若其朝弒君之賊則直書來朝而惡自見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隱公世翬再帥師不曰公子此曰公子翬者何也翬為桓弒隱故春秋以此為桓公之公子翬耳

州公如曹 寔來

一州公寔也以公禮如曹則書州公失國而不返則書寔以此見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不以禮自强而古之帝王所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者以此孟子斥紂為獨夫說者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天子一日之間天命已絕則為獨夫緜州公寔之事觀之可見矣故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夫忽羈皆君之世子君卒而國固其國也不能自立至

于出奔而春秋直斥曰忽曰竊豈不與寔來之義觸類哉

子同生

國君生子恒事耳春秋十二公獨桓公書子同生何也謹之也于是文姜淫周公之血脉不可不謹也

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不生名來朝而名左氏以為賤之者是也何賤乎陋而雜夷不能行朝禮焉耳胡氏以為朝弑君之賊故

貶而書名然僖二十九年經兩書介葛盧來豈亦以其朝弑君之賊而名之乎又況同一朝桓也滕侯則貶而稱子至併其二百餘年之肩而不貫榖伯鄧侯斥而書名比于失地滅同姓者然其視滕侯之罰則少輕矣邾人牟人葛人小國稱人此常事也春秋聖人之刑書信如胡氏之說何其酷罰于滕繼罰于榖鄧而獨恕于邾牟葛乎則聖人之刑亦頗矣然則朝桓無貶乎曰相率而朝弑君之賊此直書來朝而惡自見者也

亡秋冬二時

桓之春正月無王也定之春王無正月也胡氏以為聖人削之而余信以為然也桓七年之亡秋冬二時也胡氏亦以為聖人削之而余不敢以為然也然則何也曰此夏五郭公之類而孔子所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若以為弒君之賊天王及諸侯莫能討其罪者故削秋冬二時以示法然定之十四年經有秋而無冬杜預曰史闕亦將引胡氏討賊之說而曲解之乎且二百四十九

年之間弑君之賊亦多矣而何獨于桓削之時也

盟于折　會于夫鍾　于闞　盟于穀丘　會于虛　于龜　及鄭師伐宋

屢盟而遂伐其國無信不獨宋矣沒公諱之也孟子所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王者之事寡怨之方也

許叔入于許

許本無罪齊鄭以强逐之今乘鄭亂復入于許故聖人因而書之曰入于許者無貶無褒之辭且以明夫向不

得入而今始得入亦以甚逐者之罪也胡氏謂宜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後入此與揖讓而救火何異焉

葬蔡桓侯

桓侯謚侯胡氏以為獨請謚也按春秋二百四十九年之間止一桓侯謚如其爵其餘雖曹伯薛伯杞伯滕子許男之屬也不謚公者豈無一人請謚于天王乎胡氏以為周衰諸侯皆不請謚然齊自太公魯自魯公歷十餘世而入春秋亡不謚公者齊哀公以紀侯之譖為周

所烹尚稱曰公周天子之威既可以烹大國之君而已

忌豈容其不請謚乎陳起胡公申公世世謚公或曰陳

王者之後得謚為公然春秋止書陳侯不曰陳公也鄭

止伯爵桓公卒于未東遷之前當時禮樂征伐尚自天

子出何得不請謚而亦謚曰公乎然則死而謚公者乃

公侯伯子男之通稱矣桓侯之稱侯何也曰傳失之也

晉仇何以稱文侯曰晉自唐叔而後世世稱侯至武公

而始謚公也則命文侯而不曰公者仍其稱也

葬我君桓公

弑不書葬葬我君桓公譏莊公之忘父讐也傳曰讐在外者舛也

附錄

宋督弑君左氏曰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氏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而置其賂器于太廟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穀梁以為桓不書王書王為正宋公與夷曹伯終生之卒又以為孔父父字也不名孔子為祖諱也皆曲說也

宰渠伯糾公羊以為下大夫非也

蔡人殺陳佗討弒君也公穀以為佗淫于蔡蔡人不知其為陳君也而殺之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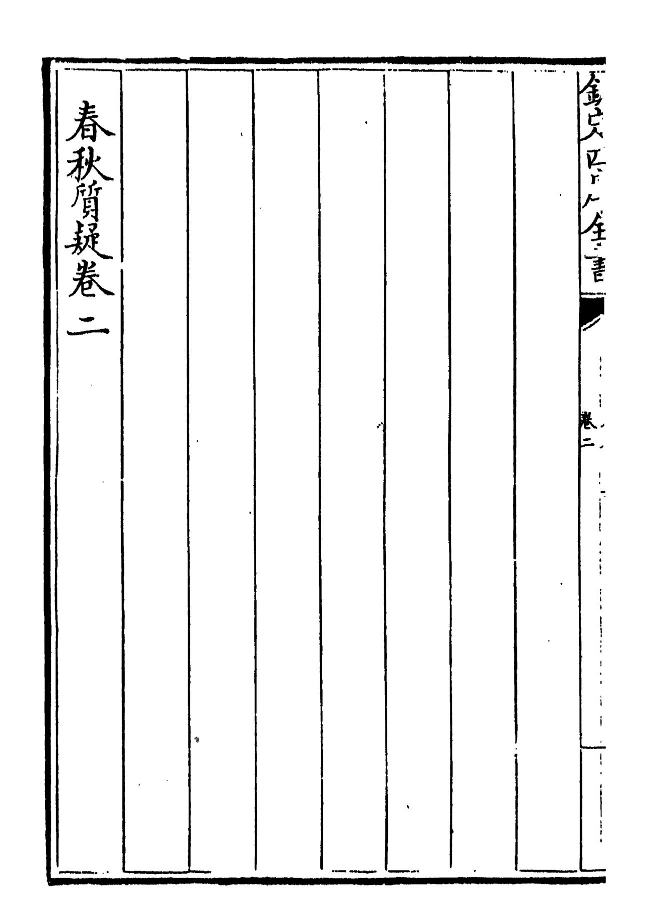
焚咸丘魯地也書焚譏掩羣也公穀以為邾婁之邑

非也

宋人執鄭祭仲穀梁曰宋公稱人貶之也胡氏曰祭仲不名命大夫也曰執責祭仲也得其旨矣公羊以為賢祭仲為知權何居且自反經合道為權之說出而世儒始有決裂名檢以濟其私者

突不書鄭突不當有鄭也忽書鄭忽當有鄭也當有鄭而名之何失國之辭也知突不當有鄭則庶孽不可萌奪嫡之心知忽以失國而書名則人君不可不

自强于為善



春秋質疑卷二

春秋質疑卷三

明 楊于庭 撰

莊公

不書即位

父仇未報正人子枕戈嘗膽之時而莊公且訑訑焉為之主王姬為之伐同姓為之狩于禚其忘親事仇亦已甚矣削不書即位譏之也胡氏以為内無所承上不請

命者迂也

紀季以鄰入于齊　紀叔姬歸于鄰　紀叔姬

卒

有紀季以鄰入于齊而後紀叔姬可歸于鄰何者五廟在也微紀季則宗廟毁矣叔姬安歸乎以是知季之于祖禰也孝于姑姊妹及鄰人也仁于利害存亡之際也智特書字嘉之也非但亡貶而已春秋卒内女皆諸侯之夫人也叔姬非夫人特伯姬之媵妾耳而仗節守義

不以國亡虧婦道故聖人筆之于經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妾而有二心者紀已亡矣而書紀叔姬叔姬固紀之叔姬也朱子作綱目韓已亡而張良書韓人晉已亡而陶潛書晉徵士得春秋之遺意矣

紀侯大去其國　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大去其國閔之也善之也何閔乎紀小而逼于齊齊大而暴于是乎紀季姜歸于京師葢藉庇于天子矣而天子不能庇紀侯來朝公會紀侯于成葢求援于魯

矣而魯辭不能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蓋嘗連三國之兵以抗之矣而齊不可以兵恐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蓋嘗徼惠魯侯以好會矣而齊不可以好求則為紀侯者所謂亦莫如之何也不得已使其弟以酅入于齊以存五廟而已則委而去之并土地人民儀章器物之屬而棄之如敝屣則其情誠迫而其志誠可悲矣是以聖人存其爵而不書其名以是為善之也不然失國不返一州實耳實何以名又削其爵乎胡

氏以爲異于太王之去豳而不知太王國于邊方空澗之境雖經屢徙尚可立國春秋之世尺地一民莫不有主紀侯徙將安之執此以責紀侯則又泥矣上書紀侯大去其國而下書齊侯葬紀伯姬正所謂不没其實甚齊侯之暴于逼紀也閔公弒書公薨而下書夫人姜氏孫于齊公子慶父出奔莒聖人之書法類如此至如葬紀伯姬則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胡氏譏之備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

糾稱子胡氏以為不當殺也甚齊桓也然則魯無貶乎穀梁曰言取病内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是為公病矣

同盟于幽

許男男也而叙于滑伯滕子之上可見春秋以强弱大小為班不復知有先王之爵矣聖人因而書之盖傷之也又況滕子稱子距朝桓者已三十餘年何得以一事

之失而誅及其子孫乎後倣此

郭公

郭公何曰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及夏五郭公見聖人之闕疑也必以郭公為郭亡而膚引齊桓公問父老之說非余所敢知也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稱人貶之也以王命伐衛正也取賂而還非伯討矣故貶而稱人胡氏以為將卑師少者非也

公子牙卒

三傳及胡氏皆以為季友酖之也不書刺善季友也疑者曰公子牙慶父之母弟也慶父欲為亂而牙先以病卒天存魯也夫子雖為魯喜而經無異詞乃皆以為季子之酖夫季子不能誅慶父子弒君之後安能以叔牙一言之失而遽酖之乎若疑其後為叔孫則慶父縊死後亦有後況春秋弒君之賊如齊殺無知而其後有仲孫湫宋殺華督而其後有華耦華喜陳殺夏徵舒而其

後有夏𪁺夏區夫豈皆飲酖而許立者吾姑存疑焉

附錄

紀侯大去其國公羊曰不言滅爲齊襄公諱也何諱乎復讐也何讐乎紀侯譖哀公亨乎周九世矣九世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余曰不然季文子欲逐公孫歸父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弗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先王之罰罪人不孥九世而以讐報非矣

糾不係之齊不當立也穀梁以爲當可納而不納齊

變而後伐故惡内也非也

宋萬弑君胡氏曰太宰督亦死于閔公之難而不書身有罪也是也惠伯死于子惡之難而亦削而不書非君命也非也子惡不書弑為國諱也既諱子惡則不得不併惠伯諱之矣惠伯何譏焉

鬻拳兵諫目為愛君陋哉左氏之見也自此説一倡而後世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而託之乎忠者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曹劌之諫如齊觀社也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之大惡無乃不可乎御孫之諫刻桓宮桷也男贄玉帛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御孫之諫宗婦覿用幣也左氏備矣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郭公上下不相蒙也公穀以為赤即郭公謬哉論也以曹殺其大夫而不名為曹羈諱則又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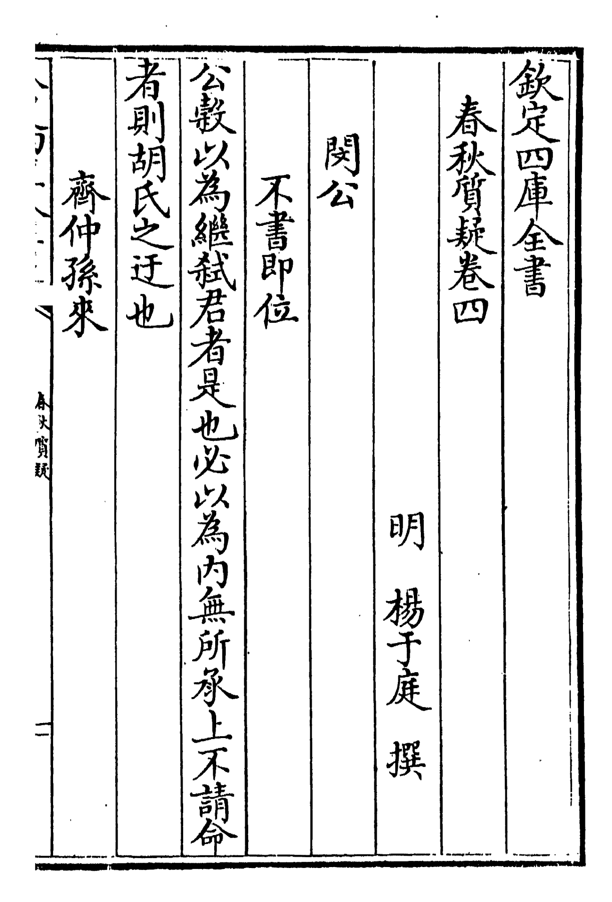
大夫如他國未有書所為者曰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譏私交也公穀以為避公子慶父公子牙之難故有所託而如陳謬也

紀叔姬一亡國婦耳歸于酅書卒書葬書紀侯失國猶書大去其國而不名也齊襄公逐人之國夷人之社稷亦云暴矣而內亂禽獸行書會書享屢見于經南山載驅詩又屢刺焉其後卒死無知之手比之紀侯紀叔姬所得孰多則信乎齊景公之富不如夷齊

之貿也

一年而三築臺甚之也繼書冬不雨以是爲無閔民之心矣

春秋質疑卷三



春秋質疑卷四

明 楊于庭 撰

閔公

不書即位

公穀以為繼弑君者是也必以為内無所承上不請命者則胡氏之迂也

齊仲孫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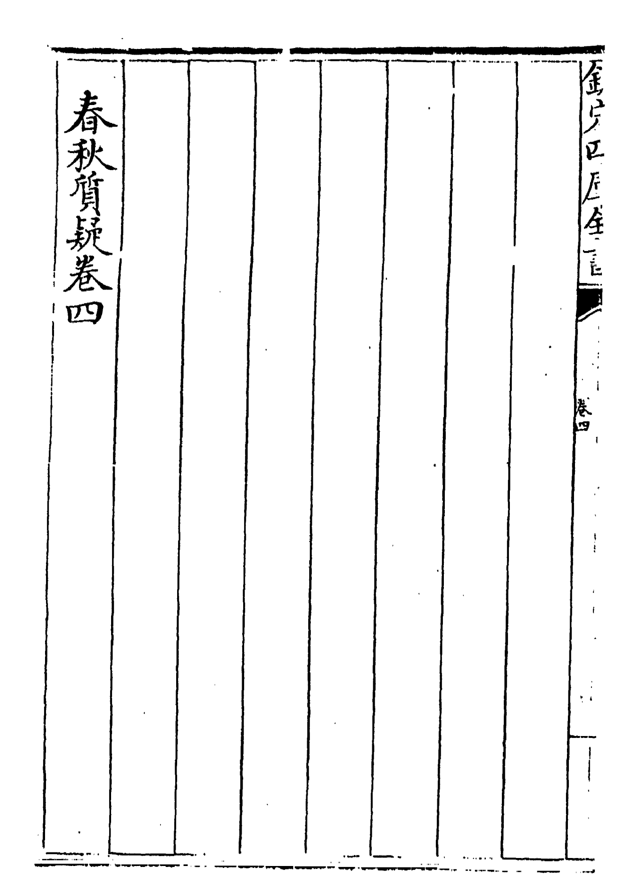
仲孫不名嘉之也何嘉乎齊桓來魯亂有窺魯之心而仲孫勸以務寧魯難親有禮聖人以是為能存魯也故嘉之下文所謂齊高子來盟即此意也不書使嘉其存魯也若以書來為交譏則高子來盟何以為美乎既譏之必名之矣

附錄

齊仲孫來仲孫湫也公羊以為即公子慶父何居

公子頑通于宣姜詩所為刺鶉之奔奔墻有茨也夫

以庶子而通其嫡母此何等事也而人可强使之者乎又豈有身為君夫人母儀一國而人可强使與子姦者乎左氏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則齊東野人之語也



春秋質疑卷四

春秋質疑卷五

明 楊于庭 撰

僖公

不書即位

公穀以為繼弑君者是也胡氏以為内無所承上不請命迂也

季友敗莒師于酈

檉之會返席未安也而即襲敗邾人之歸師曲在我矣故書曰公敗邾師于偃至如慶父弑君天下之惡一也莒不以為罪而受之至是而復伐我以求賂此所謂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者尚可以敗之者為罪乎曰敗莒師于酈獲莒挐嘉獲之也此與公敗邾師于偃所謂美惡不嫌同辭胡氏以為詐謀擒其主將誤矣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與弑二君胡氏以為齊人殺之可也以尸歸魯不

可也既歸于魯則子無絶母之義不得不以小君葬之矣余謂哀姜之事與文姜異文姜雖與聞乎弒而諸侯未聞有討之者莊公親其子也父薨之後又二十有二年而後薨則雖欲不以小君之禮葬之不可得矣哀姜奔邾不還義與廟絶齊侯召而殺之于夷諸侯已不聞者僖公雖厚于嫡母取而葬之足矣何必隆之以小君之禮而祔食于太廟乎故經書齊人以歸譏齊也葬我小君哀姜譏魯也唐張柬之討武氏之亂先儒謂宜執武

后于太廟數其罪而賜之死余嘗非之以為中宗親其子而五王又中宗之臣此莊公所不得貶文姜者也然繇斯以談亦足以證葬我小君哀姜者之為過矣

侵蔡蔡潰遂伐楚

胡氏曰書遂伐楚譏專也謂不請命于天子也伯主之專久矣若以為譏則名陵盟楚何者而非專乎然則書遂者何也大桓公之伐楚也蔡黨于楚因其嫁蕩舟之姬之釁而合諸侯以侵之蔡潰而楚已披其黨矣于是

遂聲楚罪而致伐焉所謂以小為大有名之師也故春秋大之至其不請命于天子則桓之所以止于桓而仲尼之徒之所不道也

許男新臣卒

卒許男常事爾以為不卒于師于會而並歸為不知命則臆說也

晉人執虞公

傳曰不書滅不與滅也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

云耳然則晉無貶乎先王之制班爵有等晉以侯而執天子之上公而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詰故削而稱人諱之也孟之會楚以子執公則諱國韓之戰秦以伯獲侯則諱人棐林之役趙盾以大夫會諸侯則諱之曰師其意遠矣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用致夫人如史記夜致王夫人之致蓋已死者左氏曰哀姜近之削姓氏貶之也以其與聞乎弒而不宜祔食

于先公也若曰成風則成風莞于文公之四年此時尚亡恙縱立以爲夫人何曰用致

齊侯小白卒　葬齊桓公

入春秋而王室之衰甚矣然而桓王伐鄭則三國從之四國伐衛納朔則王人子突救之雖不得盡行其志而餘威猶存也宰咺之賵凡伯南季宰糾仍叔子之聘榮叔之錫以魯一國覲之則所以羈縻天下者可知是諸侯猶藉王命以爲重也則天子之于諸侯猶未截然扞

格茍有能興之者猶足與為政于天下也使齊桓毅然舉太公之履以修周召共和之舊修朝覲聘問之禮為諸侯倡侵伐盟會必歸命于天子然後扶控大小庶邦以問罪于天下如宋萬魯慶父之弒逆則誅之諸侯有自相侵伐者則討之捍戎于曹攘狄于衛因以責貢于楚天下有不翕然尊周者乎顧乃强摟諸侯而盟之入春秋未有書滅者有之自桓公始一曰齊師滅譚再曰齊人滅遂以誅其首創滅國之罪而至于齊人殲于遂

則直書之以志天道之好還他如伐衛而取賂侵陳而書人執轅濤塗與次匡救徐之事種種皆聖人所不與其伐楚也不敢斥其僭王而第舉包茅不入之小者昭王不返尤為無謂豈非以自反不縮而然乎身死蟲出至于九月而後葬其德之入人淺矣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此

邾人執鄫子用之

用鄫子者伯主之虐而書邾人惡邾子之為伯主使也

春秋之法罰并其黨則為惡者懼矣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沒公不書者何曰罪魯之首于帥中國以會楚也魯周公之後列國之望也齊桓北杏之會不得魯則諸侯不親楚頵薄之盟不得魯則宋公不釋魯之為天下重久矣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齊宋師少將卑而公親會善公之事霸謹也謹于事霸者謹于尊中國也今桓公甫沒而首帥中國以盟楚使其後楚

得執宋公而遂列位陳蔡之上非此會階之乎至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則與戎召禍為惡已甚雖欲諱之而不可得矣

宋公茲父卒

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不書葬傷中國也宋先代之後爵上公繼齊桓為諸侯盟主而楚以蠻夷執之于會又親集刅于其股卒以傷死而諸侯不能救也不亦傷乎春秋有弱其君而不葬者如滕侯宿男之類而魯宋匹

敵僖公又曾盟于薄釋宋公則决非恝然于襄公之葬而不使使者其為傷中國𠃊疑也

天王出居于鄭

天王出既赴告于魯則其入魯未有不知之者也然而不書者何也削之也何削乎削晉文公之納王也何削乎納王納王臣子之常分也而文公振振然矜之于是乎請隧而不與也則又多受田于周至于傛天子之親姻而不顧故仲尼以為不足書也

公會諸侯盟于宋

不曰會楚子而曰會諸侯諱之也何諱乎存中國也

執曹伯　執衛侯　圍鄭

甚矣二伯之忮也以不禮而滅譚以不至而滅遂以一語不協而執轅濤塗伐陳侵陳者齊桓也以觀駢脅而執曹伯畀宋人以不假道而執衛侯使酖之以不禮而圍鄭者晉文也甚矣其忮也宋藝祖有言壓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此王者之量王者之言也

盟翟泉

沒公而人列國之卿左氏以為卿會公侯胡氏以為盟王子虎余曰兼之也盟處父茍庚孫良夫郤犨者皆沒公則左氏之說何可少也

晉侯重耳卒

請隧名王盟王子虎齊桓之所不敢為也伐曹衛致楚已私許之復以怒之齊桓之所不屑為也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八年之間威加天下齊桓之所不能為也以故

其効彌速道彌畀功彌高事彌謌矣雖然桓公沒而國大亂晉為盟主百有餘年何也齊桓内嬖如夫人者六五公子爭而晉文之齊姜賢杜祁又賢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其家法勝也齊孝庸鷰盟楚于國伐宋伐魯失其據矣晉襄之略不減于文既退三强諸侯畏服靈成景厲代爭諸侯悼公蕭魚幾于王道其嗣述勝也管仲死齊無人焉晉則狐偃趙衰先軫隨會郤缺欒書韓厥知罃魏絳之徒代不乏人師

武臣力其謀臣勝也晉大于齊諸侯畏之兼斯二者欲無霸得乎

附錄

齊為伯討哀姜是也惜乎其不能討慶父耳左氏以為已甚穀梁以為諱殺同姓非也

齊起臨淄距江黄二千餘里而楚不過八九百里楚恣師方城之外以伐江黄齊救未至而國已斃矣盟于貫會于陽穀說者皆善齊桓掎角以制楚然嘗考

管仲之言曰江黄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其後楚人卒滅黄滅江而中國末如之何也使王者處此則必修文德以來之不至好大喜功而貽禍與國矣

許男卒劉敞引檀弓曰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以是知死者古人之所不諱所謂生寄也死歸也漢世猶有古意賈誼上文帝書曰萬歲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嗚呼于今亦罕矣雖然今制上即位

即營山陵亦即位而為稗意也

楚伐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歸之有諸乎曰否好事者為之也按尚書微子若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盖微子

痛紂將亡已欲與家耄遜遯矣箕子然之以為商固將亡我等無為異國臣僕之理而其勢又不能久居于位蓋昔日我以王子賢而長請立之紂忌之久矣今若不去是我前日之言適害子也為王子計唯有出遯荒野以全宗祀無至顛躋我則當死職而不顧行遯也蓋微子之去不過出遯在野避紂亂豈有抱祭器而奔周如太史公所云乎祭器藏在太廟微子安得抱之而奔畱爾是春秋所書盜竊寶玉大弓之

類何以稱仁武王克殷釋囚封墓之外不聞所以處
微子者或以其遯野求之不獲及武庚誅而卒求得
之始封之于宋耳且武王討紂之罪何與微子而面
縛輿櫬耶左氏浮誇此其驗矣
沙鹿崩梁山崩不係之晉天下之辭也
卜筮聖人所以定猶豫自古記之然嘗考之左氏筮
敬仲也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在異國非此其
身在其子孫可也必以為姜姓也太岳之後物無兩

大則韋合矣占嫁伯姬也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
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可也必以為姪其
從姑六年其逋明年其死于高梁之墟則附會矣
滅項魯滅之也公穀以為齊滅非也
衛伐邢左氏曰于是衛大旱甯莊子曰天其欲使衛
討邢乎師興而雨此附會之説也何者仲尼即天也
仲尼不與衛滅邢而斥名燬以是知天不與也
公羊多紕其曰獻捷不言宋為公子目夷諱也又曰

泓之戰文王之師不過是也皆紕之紕者也

鄧祁侯不殺楚文王楚卒滅鄧楚成王不殺晉重耳晉卒敗楚然則三甥子玉之言是乎以楚之强而鄧殺其君其勢未有晏然而已者即殺重耳晉其無君乎楚子重耳死天下之為楚子重耳者何可盡殺也三甥子玉不勸其君以修德自强而區區殺其所忌亦末矣

齊人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受命于柳下惠于是

柳下惠不知其年然業已為魯人所推重矣自此距會于商任而孔子生之歲八十有三年孔子長而交于四方則距柳下惠蓋百餘年也孔子安得與柳下惠為友而盜跖又安得侮孔子哉莊周載盜跖篇余以為此非莊子之言也後人偽為之也

楚殺子玉說者以為晉再勝而楚再敗也然而敗軍之將于法應誅楚所以抗衡中國狎主齊盟者以此故城濮一敗即殺子玉泜水一退即殺子上鄢陵一

戰即殺子反屬國一叛即殺子辛國猶有章也栢舉喪師囊瓦奔鄭楚不能致辟焉而國浸以弱矣

春秋質疑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質疑卷六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王焜

春秋質疑卷六

明 楊于庭 撰

文公

公即位

按周書顧命四月乙丑成王崩宰臣太保即于是日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由是而

覲君薨嗣君即位豈有曠至月日之外者哉今考春秋書公即位者獨昭公客死而定公嗣位在半年之後此意如無君不可以為訓不必論至如十一月隱公弑正月桓公即位曠二月十二月僖公薨正月文公即位曠一月二月文公薨十月子卒正月宣公即位曠三月十月宣公薨正月成公即位曠四月八月成公薨正月襄公即位曠六月六月襄公薨九月子野卒正月昭公即位曠五月五月定公薨正月哀公即位曠十月夫桓之

繼隱宣之繼文猶為國有難也其餘皆父子繼體國家無事而或曠五月六月甚至十月而後立君天下有是事乎故曰國君已即位于初喪逾年改元而書即位者乃行告廟臨羣臣之禮亦如近日以明年為元年之例非實至是而始即位也雖然以是考之而益知隱莊閔僖之不書即位胡氏以為不請命于天子者謬矣何以明其然也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禮也夫

文公錫命于即位之後則其即位也亦何嘗請命于天子哉而何以獨苛責隱莊閔僖四公也然則隱公不書即位信為成先君之惡而遂其邪而莊公之為忘父仇閔僖之為繼弑君審矣

王子虎卒

卒王子虎左傳以為同盟是也公穀謂即會葬之叔服而胡氏信之然按傳王子虎卒于文三年越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叔服尚占宋齊晉之君皆死亂何得以王

子虎即叔服耶胡氏既引叔服之言以傳星孛北斗而復傳王子虎為叔服則其人已死久矣其舛錯不倫抑又甚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處父無譏乎檀弓趙文子曰行并植于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叙以為不足叙也大夫不名志其專也義不在

于公之後至也胡傳未合

公孫敖卒于齊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胡氏曰公孫敖之行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以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余謂不然凡為人子苟非悖逆之極未有不用情于父母者孔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區區私一文伯惠叔哉班固酷吏傳因張安世子孫貴盛遂恕張湯世儒猶且詆之何況聖人筆則筆削則削莫尊于天子而王不稱天莫貴于

本國之君而沒公不書于冊豈以一文伯惠叔而遂紀其不肖之父大書特書不一書也然則何居曰譏其寵有罪焉耳慶父弑二君負覆載不容之罪于法不當置後寵其子公孫敖以為卿固已頗矣敖又不肖聘于京師不至而復而奔莒從已氏焉此不謂之世濟其惡而三尺所必誅者哉為之置嗣為之殯而葬之賞斯僭矣鄭子晳將死子產使吏數其三罪及其死也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公孫敖昆弟爭室事與黑均而其棄君命

而出奔甚于黑之使太史書七子魯不惟不能討又從而厚之豈非以季孫叔孫之聲勢相倚也而為之主乎春秋譏之以著政逮于大夫之漸其所以垂戒後世者詳且切矣

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子卒而繼之以夫人姜氏歸于齊明子弒而母大歸也又繼之以季孫行父如齊明季孫之與聞乎弒而為之求援于齊也當是時行父為上卿當國偪仲遂有慶父

之逆而行父懷季友之忠則惡及視兄弟未必駢首而死于仲遂之手而宣公亦未必立矣身執國政而坐視亞卿之弒君是尚可以言忠乎他日逐歸父也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仲也夫則今日之弒非行父主之而誰也或曰行父賢大夫子赦獄于行父不亦苛乎曰鄭子公本謀弒其君子家不可已懼而從之然春秋直書公子歸生弒其君而不少貫則殺惡及視即赦獄于行父焉可也曰然則公子遂可逭乎曰弒君之人此

不待貶斥而自見者也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絶之也太子僕師國人以弒父又以其寶玉來奔此惡而絶之也

附錄

晉侯伐衛衛人謀之陳陳侯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左氏曰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夫越國而謀古矣不勸之以解怨謝過于大國而亟競于

兵可乎無損于晉而多構怨焉何益

春秋子弑父者三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此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其後宋劭楊廣更千百年而僅見然頵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諶及江芊固淫于般婦義隆欲殺劭隋文欲廢廣其處心積慮有自來矣許止止于不嘗藥而聖人誅之比于商臣般而不貰不亦傷乎語曰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逆誅死之罪則

許止之謂矣然其究也止哭泣而死般為楚虔所誘殺宋人誅劬循人弑廣獨商臣戰勝諸侯與晉爭霸享國十有二年以善歿子孫世有楚凡此皆天道之不可知者

逆婦姜于齊左以為卿不行公以為娶乎大夫穀以為成婦于齊何居曰惡其忘哀而婚爾

僑如長狄防風氏遺種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孔子曰防風氏身橫九畝長之至也僬僥氏長三尺短

之至也魯大夫季文子禿聘于齊齊侯使禿者御之

臧武仲短狐駘之敗國人歌之曰侏儒侏儒使我敗

于邾

齊人執單伯逆王命也執子叔姬無禮于君母也公

穀謂單伯淫于子叔姬文致之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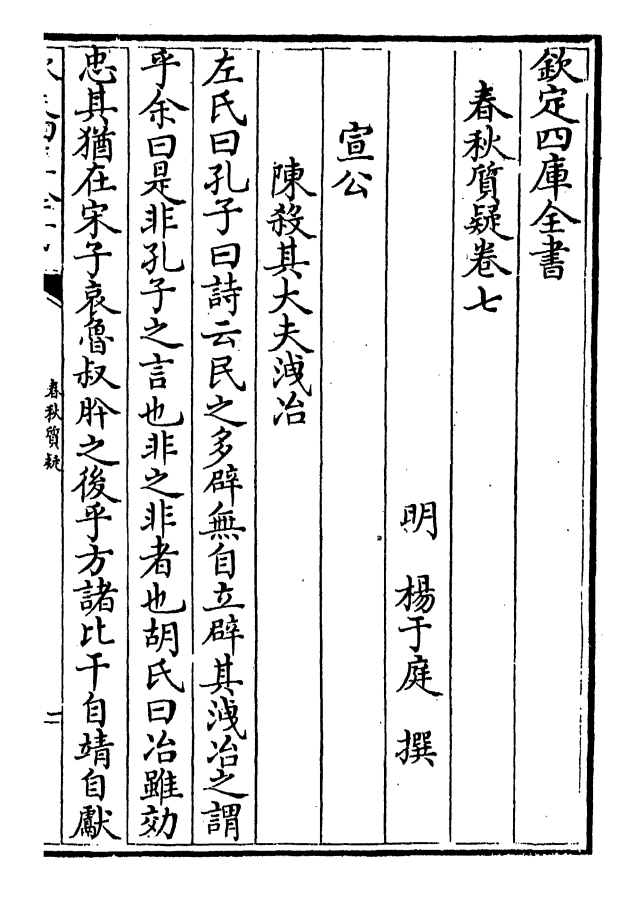
季文子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三思矣東門

遂殺嫡立庶而已為之求援于齊何不思之甚乎莒

僕以珠玉來奔逐而出諸境公問其故對曰先大夫

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無禮于君父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雀也嗚呼無禮于君父孰有大于殺惡及視者哉已不能討而又與謀焉則何辭以逐莒僕語曰無瑕者而後可以指人行父愧色矣

春秋質疑卷六



春秋質疑卷七

明 楊于庭 撰

宣公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氏曰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余曰是非孔子之言也非之非者也胡氏曰治雖効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方諸比干自靖自獻

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語也余曰亦非也人臣食人之祿則當忠人之事目視其君之昏而噤不一語其若臣子之義何孔子曰危邦不入解者曰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洩治既仕危邦自當授命若以宋子哀之去為是而于洩治之死諫訾之是比干不得與微子並稱仁也率天下為人臣者視君之昏而遂恝然去之而不顧必胡氏之言夫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讙及闡書歸不書我此書我何公羊曰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未絕于我何魯宣弑逆以濟西之田賂齊以定其位而齊亦安然受之至是而君臣歲時朝聘于齊齊人悅其順已也而來歸曰歸我濟西田田本我田我不得予之齊齊不得取之我也曰歸歸之不以其道與不以其道而致其歸皆春秋所不與也

晉殺其大夫先縠

春秋書殺其大夫其者胡氏以為罪在上故不去其官

然其中豈無可殺之罪如晉先都士縠箕鄭父之作亂楚宜申之弑君晉先縠之不用命名狄師者乎何以獨罪上也余意美惡不嫌同辭有罪無罪觀者當自得之耳

宋人及楚人平

陳及楚平不書鄭及楚平不書書宋人及楚人平何曰以是為宋危之而又幸之也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宋之不亡者幾希矣曰及者我及之也岌岌之辭也胡氏以

為交貶楚之凌暴貶之可也宋方救亡之不暇不矜之而反貶之乎或曰惡詐也登子反之床而刼制之君子所不與也然則孔子微服而過宋非歟又曰惡專也私以其情告于子反而君不預知非人臣之義也泥乎泥乎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況華元登子反之床而起之曰寡君使元則未嘗不禀白于君矣故余以為宋人及楚人平罪盟主及諸侯之不能救宋而宋不得已于楚也非貶宋也

附錄

趙盾弑君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余以為此非孔子之言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豈一越境可免于弑君之惡乎

先王肇九州分五服要荒以外謂之四裔皆別其疆索示以制防非獨異之也蓋以内外之分不可淆為後世慮至深遠也周室既衰藩籬盡撤無河山而闌之以故時時為患即齊晉大國不免焉曰戎曰

山戎曰北戎曰姜戎曰茅戎曰陸渾之戎皆戎也曰狄曰長狄曰赤狄曰白狄曰潞氏曰甲氏及留吁曰廧咎如皆狄也夷曰淮夷蠻曰戎蠻子

楚莊之霸也宜哉若敖氏以反誅已而思子文之治楚也使箴尹克黄復其所命之曰生仁矣哉優于漢宣帝之遇霍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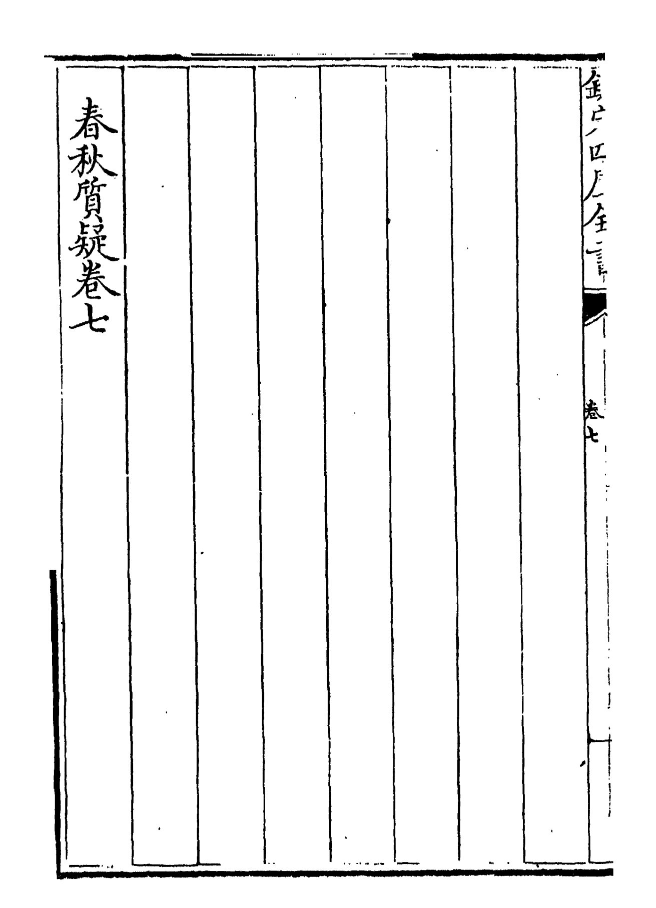
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黎侯無所徼按衛風式微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

之而作是詩也則狄之滅黎當在衛懿公為狄所滅之前五十年于兹矣至是晉侯滅狄復立黎侯也

子反之不免也宜哉楚武王以來亡不以令尹為政者子反為司馬下令尹一等矣圍宋之役華元登其床而告之遂與之盟而退師是自為政也迨于鄢陵令尹子重亡恙而子反執其兵柄于義何居傳曰二卿相惡葢子重位在子反之上而政反自子反主之此所以相軋而相傾也歟

王札子殺名伯毛伯下相殺也名伯毛伯不名大臣也大臣而擅殺之以是謂天王為虗位也

取根牟取鄟取邿皆小國也內滅曰取諱也公羊以為邾婁之邑何居



春秋質疑卷七

春秋質疑卷八

明 楊于庭 撰

成公

公即位

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則其即位也亦何嘗請命于天子哉隱莊閔僖何獨以為上不請命也

新宮災三日哭

公穀曰新宫何宣公之宫也宣公則曷謂之新宫不忍言也災而三日哭禮也成公為無譏矣以為宫成而主未入宣公薨二十八月而尚未遷主則胡氏之臆說也

立武宫

立武宫杜預以為魯人旌鞌之功作先君武公宫以告成事示後世是也邲之役潘黨勸楚子立武軍以無忘武功楚子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今魯之戰于鞌也怨兵也計其功

則借人也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其旌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胡氏以宮廟有毀而無立而不著其旌夆之功之不可則鶻突也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惡晉失信也春秋之法曲在內則諱曲在外則不諱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曲不在我也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陳

黑背稱弟亦是因其事而書之耳仲尼以天自處胡氏

謂齊侯之弟年生無知弒襄公黒背生公孫剽其後出衞侯衎而代之故聖人皆以為有寵愛之私而稱弟然其事在其子孫數十年之後而聖人逆探其事而貶其父于數十年之前必不然矣

晉立太子州蒲為君

晉侯獳在也而子州蒲立為君以伐鄭春秋書曰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而其下又書曰晉侯獳卒若二晉侯然者所謂父不父子不子而春秋所由作

也則亦不待貶斥而惡自見矣

齊人來媵

伯姬雖賢衞人晉人媵之禮也齊人媵之非禮也禮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又況二國來媵是一娶而九女也禮也三國媵則一娶而十有二女矣烏乎禮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則弒君也而春秋不書何也曰此與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同罪皆因其不告而不書者

也然而蔡人殺陳佗則予以討賊之義而晉侯執曹伯歸之京師則予其為伯討以是知春秋之誅亂臣賊子者至矣豈因其不告而遂沒之乎

仲嬰齊卒

公穀胡氏曰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曰仲嬰齊亂昭穆也弟不可後兄也余曰何由知其非後襄仲乎習胡氏者曰禮孫以王父字為氏子不可以父字

為氏故知仲嬰齊之必後歸父也余應之曰不然嬰齊以父字為氏此正所以譏魯也何以明其然也季孫行父公子友之子也于法當稱公孫今稱季孫者正以公子友之為季友而生而賜氏也襄仲亦生而賜氏而俾世其卿者故其卒曰仲遂其子歸父既奔而魯立其次子嬰齊以為遂後安得不稱仲嬰齊乎行父可以父字為氏而稱季孫嬰齊獨不可以父字為氏而稱仲乎然則何譏曰弑君之人而生賜之氏而世其卿則春秋之

所不與也

會吴于鍾離

會吴于鍾離于柤于向胡氏以為罪諸侯不敢與之敵者非也晉君方明諸侯方睦吴雖崛强何至諸侯不敢與之敵乎觀向之會吴告敗于晉晉士匄數吴之不德也而退之則吴豈能有加于晉者聖人殊而外之以為吴蠻夷也僭王也名而與之會是吴就中國也其志可嘉也戚之會是也故進而稱人即而與之會是中國就

吳也其漸不可長也鍾離相向之會是也故抑而舉號所以謹內外之防者至矣

曹伯歸自京師

胡氏以爲譏天王之釋有罪者是也然當其時天王亦虛位耳晉不許之歸王敢歸曹伯乎曰曹伯歸自京師以爲不宜釋而釋必有任其責者矣

刺公子偃

殺無罪也穆姜之請逐二子而公不可也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是皆君也公以一言之快而遂甘心于偃君子以為周官三刺之法不如是矣或曰偃與謀也與謀之惡何如叔孫僑如之主謀乎遂僑如而不誅而顧誅其與謀之公子偃何居

晉弑其君州蒲

稱國以弑外之也書身為元帥執其君而弑之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門外而舉國之人莫以為非也則天地將滅亡矣聖人傷之故曰晉弑其君州蒲如莒弑其君

庶其之例胡氏説何鶻突也

附録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經明言戎伐矣而公穀以為衛伐之王師敗績于茅戎經明言茅戎矣而公穀以為晉敗之外矣

輦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一戰而綿地五百里逼與之盟其不盟于城下者幾希齊既求成朝而授玉忽亦可以紓矣郤克趨而進曰是行也為婦人

之笑容也甚矣其横也郤氏之無後也宜哉

衞遷于帝丘則書晉遷于新田則不書者何也衞書遷志狄圍衞也不得已也晉之遷有所擇而圖之也

鄭事吴晉士燮以諸侯之大夫伐鄭以其事吴也是時晉方使巫臣通吴以制楚而即與吴爭鄭尚謂之好相識乎總之吴晉皆唯利是視者則亦不待黄池之役而爭為盟主矣

左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盖昭公之子成公

之父也自此距戰國二百年而滕文公問三年之喪及井地于孟子是滕有兩文公矣衛州吁有寵于父莊公左氏曰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距二百年而蒯聵亦謚曰莊公弒于鼿髮之巳氏是衛有兩莊公矣謚以易名周制也今文武大臣父子同謚者必請而更之而衛及滕以耳孫而同其遠祖之謚而臣子不能改也有是事乎不寧唯是齊孝公昭昭公潘皆桓公子也

孝公名昭而其弟潘嗣謚為昭公是以孝公之名為謚也楚康王名昭而楚子軫謚昭王是以康王之名為謚也宋公王臣謚成公歷四世而平公名成是又以祖謚為名矣夫謚以易名名可諱謚不可諱也先公先王名昭而嗣公嗣王謚昭將諱之乎抑不諱乎先公謚成而四世之孫名成將不諱乎抑諱之乎凡此皆傳記之可疑而理之不可曉者吾姑存疑焉

春秋質疑卷八